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列傳七十九

陸瑜

王槩

楊

鼎薛世遠

鄒

幹

蕭石

璵王

復

張

鵬

劉

汝

邦

甯周

瑄

子

絳

張

瑄

潘

榮

黃

錫

胡拱辰

陳

俊

陸瑜字廷玉邗人宣德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為部
中仲閔所器語之曰子他日必大就不可不習朝家
典故因時舉累朝法令沿革告之瑜自是多所諳練
嘗核內庫貨幣勾稽精密中官無所售其欺正統九
年以員外部恤刑南畿出重囚三百餘人輕罪減免

者又千餘人尚書金濂嘆服景泰二年由郎中出為
山東右叅政佐徐有貞治水有功就遷左布政使能
聲蓋著天順二年用周賢薦召拜刑部尚書瑜官法
曹久刑名其所素習至是每有疑獄屬吏以質瑜瑜
曰某年某事類此退索故牘閱之無少差失歸衣指
揮門達侍寵作威弘農衛卒告指揮李斌兄弟謀反
事下達訊酷刑鍛鍊謂反狀已具請付法司定罪衆
相顧莫敢異議瑜獨白其誣達怒譖瑜故縱反者英
宗知其無他曰彼法官欲慎重耳及奏上誅止斌死
弟他株連獲釋者甚衆曹欽反希功者執其個人為

逆黨多至數千瑜從容語都御史李賓曰欽倉卒起
事何人相去遠安得預謀奈何使無辜駢首就戮真
藉其家耶賓以為然何人得不坐門達素不喜瑜及
憲宗嗣位達下吏衆欲寘之死瑜語李賢曰達典制
微任情出入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
達乃獲減死瑜為人端亮有容屬吏賢者禮之如賓
有不可其意者馭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如初先
是都御史寇深暴戾自用每會鞠深文巧詆同列莫
敢違瑜徐一言辨析深不覺自咎成化九年致仕歸
卒贈太子太保謚康僖從孫偁偁子鈞銓欽皆進士

傳歷御史福建副使鈞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銓廣
米右布政使鈞以殿試第二人授編修張璠用事出
翰林為外僚鈞得山東提學副使與兄銓並以文名
王棨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景泰初遷湖廣右叅政調河南棨雋邁負氣習
於刑名每行劾輒立決疑獄轉按察使時囚多繫棨
鞠審累日做為之空天順初帝甚重封誥長吏非政
績著聞未嘗濫予惟棨與布政使胡本惠得之朝覲
入都校尉發其納屬官賄下詔獄既有奏維予位索
賄者遣官按問獄無驗初棨之在湖廣也襄憲王才

之至是王入朝帝問所過長吏賢否對曰臣道出河
南百姓數千遮道言王廉使寬幸奏天子還戒王廉
使帝聞喜立命蔡復任有弘農千戶陳安者與同僚
爭殿折於指揮李斌斌不問安銜之欲奏陷斌斌文
致安罪縶之獄中安家訴寃下巡按御史邢宥訊治
斌懼厚賂石亨適蔡考滿至京亨屬蔡言於宥薄斌
罪已而事露蔡以憂去逮下詔獄會赦得釋六年起
復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閩中浣儀盜賊竊發
蔡督所司發原賑貸流移復業召為大理卿成化初
奏言舊制天下訟獄無不由州縣近法司每寬越訴

者致獄蓋煩請仍禁之使詔可久之奏行處置條例
十事孫居大理十年多所平反審駁奏當會文切理
獄獄者傳為式九年代陸瑜為刑部尚書明年卒謚
恭毅孫好汲引屬吏有與為同列者然剛愎猜忌矜
已傲物人亦不能堪蕭彥莊之劾李秉或謂孫為屬
革其邊刑部買營得之左侍郎曾鞏孫御人以資望
在前不服抗疏引去士論以此薄孫子臣成化五年
進士廉春坊庶子終廣西叅政

楊昂字宗若陝西咸寧人家貧力學舉鄉試第十試
禮部不第當入闈子監聞南祭酒陳敬宗賢乃就南

監携童僕躬自執爨為教宗所器其知府聞其才將妻以女弟以不告父母辭乃屬弟御人尚書徐璿謂教宗曰楊生貧得婦家資給維父母聞必喜何辭為教宗亦勸之弟終不可聞者重焉正統四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有琴館閣間久之與侍講杜寧等十人簡入東閣肄業弟雖居侍從雅欲以功名自見不屑文辭嘗建言修飭戎備通漕三邊二事同輩皆誚其迂弟益自信也先將寇京師詔行監察御史事募兵兗州還進侍講兼中允景泰三年以廷臣薦究講官五年超權戶部右侍郎天順初轉左侍郎兵

却尚書陳汝言譖之帝知其賢不聽奪命中官牛玉
諭旨欲取江南折糧銀實內帑而以他稅物充武臣
俸鼎從容陳其不可牛馬芻之議徵什二又以民艱
力沮之皆報罷三年以陪祀陵寢不謹與都督楊旺
俱下詔獄旺自刎鼎罰一歲俸成化四年代馬昂為
戶部尚書時延綏用兵久廷議預徵芻餉昂上疏曰
寇為邊患三年矣國家耗費數百萬一切權宜補救
之策亦既盡行而軍興之乏如故蓋無有為國家久
長計者也夫千里魏糧陸運則艱舟運則易今之黃
河即漢唐漕運故道其間雜有三門折津之險然蓋

艘木筏性性未絕三門而上故有小河可達延綏若
令易乘分貯水次溯流徐運何憂不濟舟楫既通不
惟民困得蘇且可歲帶解池鹽數十萬以益淮課資
國用此萬世利也又請身督其事竟沮衆議不果行
六年既言今陝西之患有二巨寇也流民也然巨寇
猶害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心漢中僻居萬山襟喉
川蜀而四方流民不下數萬急之恐生變置之且有
後憂請暫設監司一人專領其事其願附籍者聽之
不願者資遣毋致失所兼與守臣練士馬修城池以
防不測庶可弭他日患詔報從之湖廣頻歲饑發廩

已盡及是有秋用昂言發庫貯銀布易米備災淮徐
臨德四倉舊積糧至百餘萬石後餉乏民饑輒請移
用粟且置昂乃議上贖罪中鹽折鈔徵逋六事行之
由是諸倉有儲蓄十二年山東水災請免田租昂恐
有司妄報致蠲貸多而軍餉乏請凡州縣告災按臣
同三司躬行者視詔可毋加太子太保昂居戶部能
持廉然性頗拘滯僚屬多不厭服十五年給事中張
海御史李介等劾昂才非經國昂再疏求去賜勅馳
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徒四人終其身大臣
致仕有給賜自昂始也昂薦於行誼初拜侍郎時慮

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
思先功思讓氣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
退思早及家居常謂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惟廉恥
二字耳卒贈太子太傅謚莊敏子時揚進士官侍講
學多識典故有用世才時教領鄉薦廬墓被旌後官
兵部司務與昂同官戶部者有薛遠翁世資皆正統
七年進士遠祖尚書祥高帝時得罪自廬州徙家海
南遂為瓊山人景泰初遠以戶部郎中出覈南畿運
稅督犬同軍儲並有能奉天順元年超擢本部右侍
郎改工部五年河決開封奉詔往塞且行賑恤還復

改戶部成化初用兵兩廣出督軍儲諭衆能破賊者
以其資予之於是將士爭奮賊平轉左侍郎三年進
尚書總督倉場久之劾罷起南京兵部尚書再被論
皆不見省而汪直必欲去之諷言官更劾遠及禮工
二部尚書鄒幹王復乃傳旨并賜罷世資莆田人除
戶部主事遭艱歸尚書金濂重其才請起復固辭得
終制歷郎中典諸司章奏天順元年起拜工部右侍
郎四年命中官杜蘇松杭嘉湖五府增織彩幣七十
疋世資以東南水潦民方艱食議減其半尚書趙榮
左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請身任其咎乃連署進諫帝

果怒結主議者榮等委之世資遂下詔獄謫衡州知
府有政績成化初擢江西左布政使坐事下吏尋得
白大軍征兩廣轉江西餉需十萬人世資議齋直就
易嶺南米民得不擾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八年歲饑發預備倉儲五十餘萬石賑之招撫流亡
凡一百六十二萬人召為戶部左侍郎久之代遠總
督倉場進尚書十七年還理部事閏二年致仕遠與
世資皆通敏有才遠練習舊章嘗美正曹司條例繼
者取為式仕官四十年家無長物然初罷倉場阮辭
朝猶潛留京師以得起用而世資頗事侈靡不飭小

節且嘗結鄉里中貴故皆不為士論所多

鄒幹字宗盛少孱事濟子也濟卒幹尚幼時仁宗監國命為應天府學生賜鈔二千貫月給米二石廩之幹感奮力學登正統四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景帝嗣統起擢兵部右侍郎時兵務倥傯幹數於才能倉猝應變尚書于謙甚倚之也先入寇鄉民萬餘號呼城下求入守者難之幹以鄉民急而拒之馬用城為遂皆納之景泰二年調禮部明年兼春坊左庶子出考察山西官吏奏黜不職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餘人又明年河南及鳳陽諸府大水命幹巡視塞

免田租與巡撫王竑請發淮安倉儲十五萬石以賑
饑民賴之臨清諸生伍銘等願輸米八百石入監贖
書幹為之請納粟入監自此始既還督理易州山廠
請設主事一人核綜而身總大綱居三年宿弊為清
還治部事遷左侍郎天順初尚書楊善去位幹領其
事居職甚稱一日帝召問幹掩口對帝不悅故久不
遷七年知貢舉會試火下獄尋見釋成化二年巡視
畿內民瘼發粟二十六萬餘石賑饑民七十二萬餘
人又以牛具三萬九千種一萬三千石貸貧民還朝
遷南京禮部尚書越二年禮部尚書姚夔調吏部召

幹代奉海內諸部以海青鶴兔來獻幹等言陛下
極詔壽命天下毋獻花木鳥獸今宜諭曉諸番常貢
外勿進異物帝納之八年淮揚饑巡撫張鵬請蠲歲
餘一萬張以賑幹言成化初已度僧道十三萬今未
減十年不宜更行遂止十三年災異屢見極陳妄費
濫賞及修苑囿設齋醮之弊明年加太子少保又明
年被劾乞休命馳驛歸弘治五年浙江饑幹手疏以
聞孝宗嘉之如奏賑恤且命有司勞以羊酒絲幣此
蓋而幹已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先幹為禮部者有
蘇和蕭昉應州毛瑁皆進士昉歷官湖廣右布政陳

天順四年舉治行卓異召拜禮部尚書先是兩京尚
書缺多用布政使為之自暉後遂無拜尚書者暉為
人重厚廉靜歷方岳盛有時譽及居禮部疎于政體
或不善奏對帝不悅調南京尋平瑄授禮科給事中
出為金華知府正統末嘗擊斬逆昌賊蘇牙俞伯通
遭母喪以盜寇未寧奪情視事既而上官將以罷軟
黜之奏未至已權福建右布政使居八年數被論去
官去將黜之適拜南京吏部侍郎以李賢荐數月遂
代棧為尚書比至則才望遠不逮暉帝嘗語賢曰今
宰相無幾得人惟瑄稍弱耳一日召見瑄趨走失節

帝不悅欲其自引退賢以諷瑁瑁遂乞休及疏入帝念其謹篤復不忍令居位如故久之卒官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以聲容宏偉善敷奏權通政泰議也先犯京師邀大
臣出迎上皇求憚行復請往乃遣右通政假禮部待
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為懾還
仍理通政事天順中歷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進
尚書錦衣千戶陳珪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
戶復言襲難先帝命然非軍功不可許遂止明年毛
思孩擾邊出視陝西邊務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

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樓寧夏花馬池
紫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
憑墩堡以守軍反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
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六百里烽
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逃北墩壩率皆曠遠非禦
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
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
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為濬墻厯息響相聞易于守
禦其經畧寧夏則言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
二路營堡相去遠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

置墩堡如延綏計為臺五十有八其經畧甘肅則當
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
賊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
銳挫急何能濟請招集甘州五衛餘丁四五百人置
涼州中衛俾之屯田且耕且練斯戢守有資兵威自
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
墩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柔河不守誠使
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
靖豈能驟獲然亦宜因時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為
少調遣不足請增制泰將二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

互相接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長復在邊建置多
合機宜及還朝言者乃謂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圭
代之改優于工部既領將作謹守法制聲名更適于
為兵部時中官請修皇城內西北迴廊將以漁利復
等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亦言灾沴頻仍不宜日役
萬人供作無益帝付不許中官領騰驤四衛軍者請
給胙襖鞋袴復執不可兵部余于俊詢其故復曰朝
廷制此本給征行之士使其刻日戒途無勞繼紉京
軍則歲終冬衣布棉此成憲也今奈何踰之且使恩
陞此軍如國禮何于俊嘆服憲宗素寵信番僧賞賜

稠叠封疏有加至三十餘字者十年大應法王剏實
已預刻死期至期不驗其徒以為耻潛繼殺之帝不
知也命如大慈法王例官為營葬中官因請造寺建
塔復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宜適此制
且此僧平日受賜過多宜出其資財以給費無賴常
幣帝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供役十四年加太子
少保獲奸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
不為苟且居工部十二年會災異給事中張海勅復
衰老復乞休不許居二月言官復有言乃令致仕老
之卒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張鵬字騰霄涑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四年陳
時政四事言今雖天下無虞而怠荒可慮持教以乘
天命不可不加之意望陛下憫生民之疾苦念稼穡
之艱難公賞罰謹用舍絕耳目之好罷不經之費而
後可以庶幾也太子天下本自冊立以奉師保難備
而養正之教未聞夫富貴者侈之階安使者驕之府
不及今嚮學他日必勞聖慮請即命出閣妙簡儒臣
日侍講讀然後聖功可成懷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
遇聖節或進羊馬或獻錦綺交錯殿廷夫人臣所得
升豈之祿糊口取給而已自非貪賄雖高位亦無奇

羸安有餘財堪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亦豈藉是以足國哉自今惟親藩土官如故餘宜一切停罷以塞詭說奔競之途祖宗以來用人最慎九卿或缺未嘗卽補豈人才不足欲精以擇之也今或庶官未兩考卽擢侍卽侍卽未數載卽進尚書加宮保公論未協人望不諧請慎重名器痛革其弊既奏帝頗採用出按大同宣府奏言兩鎮軍士敝衣菲食苟事聊生土室蓬門不堪安體病則無藥死亦無棺往往委棄溝壑為烏鳶虎豺所食於皇仁不能無傷乞官給醫藥兼賜棺槨設義塚俾饗屬祭死者露恩則生者有

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遺槩行之七年奉使江南還奏
臣頃歷淮揚見東作將興民無牛種老稚相携河野
拾草為食而有司追租膏不少假恐流庸益衆且致
擾變帝即命停征賦給牛種天順元年同官楊瑄劾
石亨鵬亦偕劾泰魏瀚康驥論劾俱下詔獄諸御史
多調官而鵬瑄謫戍遼東頃之赦免復戍南丹語具
璫傳憲宗立廷臣交荐召復原官尋起擢福建按察
使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督軍造
勦蠻寇獲首功二百三十尋復分道進討俘斬五百
甯壽還所掠人口稱是其冬罷巡撫官命還理南京

都察院事七年改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四府明年解
漕務專理巡撫事居四年復還南院無何進副都御
史巡撫寧夏久之召還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八年代
陳鉞為兵部尚書守珠池宦官韋助乞往未高攀璉
廉四府會守巡諸臣督兵捕寇鵬執不可帝竟許之
故事南北印馬率遣勅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
時以為便是年帝擬欲遣內侍鵬等言南北水患甚
於往時資產蕩然畜牧何有縱遣內外重臣徒勞無
益止為窮民供億之累帝勉從之命嗣後仍如故事
明年鎮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玉子將大舉入寇請

發京兵應援鵬等言時方盛夏師難久駐計大同士
馬數及四萬苟諸臣戮力兵亦足用所請宜勿許且
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方必養銳平時臨事方能禦
侮通者困於營造精力銷沮猝有警急何以作威厲
氣請悉停其役詔可尋加太子少保鵬初為御史剛
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數歷中外惟事安靜至是帝多
失德羣小竊柄閹臣萬安劉吉輩專務營私鵬於其
間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僚
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俟缺取用
謂今非軍功毋濫授又言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內官

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為請衆謂
事且行矣及下兵部覆覈鵬畏中官勢盛不能堅其
議謂諸所遺皆因事設自天順前所置難以輕罷後
增益者惟上裁定帝遂留之時論莫不咎鵬有奸民
章瑾者以獻珍寶蒙帝眷得為錦衣鎮撫後理刑缺
鵬所上不允知帝所屬瑾即推用焉於是臺諫劾太
臣不職者皆及鵬帝雖特留之而鵬力求去遂賜勅
給驛以歸月米歲夫皆視楊昂例弘治中卒謹懿簡
鵬性儉朴雖責盛自奉若寒素云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遼

東脫脫不花入寇百戶施帶兒被獲以軍情輸之且
數為之使張其聲勢鎮守中官亦失哈者海西人也
賊犯廣寧戒將士勿出擊帶兒又為寇通意遣人疑
之比寇退帶兒未歸收收鞠諭斬因劾亦失哈罪且
言其收養義子家人動數百計反狀顯露乞正典刑
都御史王翱都督曹義等不能禦寇致飽掠去收並
論劾皆不問景帝既即位猶有建南邊議者收馳奏
乞斬言者以定人心期滿當代朝議邊務方嚴收能
懾服將吏復留一歲景泰二年追治廣通王徽煤獄
盡得其反狀徽煤論死再按畿輔時方築治滄州城

攷言民正艱食不宜重困以速其竄乃罷擢山東按察使屬吏斂跡不敢肆天順四年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按察使攷一人而已俄遷左布政使明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蘇松財賦自周忱立法後代者多紛更攷首訪忱遺跡斟酌行之民稱便毋喪起復七年應天鎮江常州蘇州太平池州大水傷稼攷奏免其秋賦成化元年應天饑方事賑貸而江南饑民就食者衆乘不給攷請發諸縣廩由是全活無算時民間多積困如濱江官田久廢沒仍責逼輸賦蘇杭嘉湖諸府食補富戶南京廊房既傾地微

鈔如故上元江寧農民代河泊所網戶採蝦魚存新
應天都稅宣課諸司額外增稅江陰諸縣民戶償納
荒租六合江浦官牛歲徵犢牧皆疏言狀多所除貸
拜南京刑部尚書懲南部法弛矯之以嚴官吏皆憚
之四年致仕道卒牧居官廉慎治事精審號一時能
臣然法不少假或頗議其劾數云繼牧撫蘇松者宋
傑為人長者居二年罷去而刑宥代之宥文昌人正
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巡福建有民十人被誣為盜
當刑呼寃宥為緩其刑果得真盜十人獲免天順中
遷為臨州知府有治績坐前按河南失舉奏酷虐吏

遠下詔徹摘晉江丞憲宗登祚詔降謫官非犯賊者
俱復職乃授蘇州知府有奸民攬納秋賦捕置之法
得其贓萬緡以隄沙河梵官道一府利之大水民儼
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賑甯素廉介及治蘇以
儒學飭吏治嚴而不可傑荐於朝詔加浙江左叅政
仍理府事賜之鹽書居半載遂以右僉都御史代傑
巡撫開丹陽河築弁牛欄省兌運冗費民以為便尋
兼理兩浙鹽政考察屬吏奏黜不職者百七十餘人
居數載引疾歸

周璫字廷玉陽曲人由鄉舉入國學正統中除刑部

生事善治獄帝北征部中當危從者多托疾瑄請行
六師覆沒瑄被劾歸擢署部中有枝尉受賕縱盜必
繫人代瑄辨雪之抵枝尉罪外郡送囚一日至八百
人瑄慮其觸熱三日決遣之殆盡景泰元年以吏部
尚書王直荐起拜刑部右侍郎順天河間饑命瑄賑
濟未竣而英宗復位復勅瑄便宜撫恤由是適歷所
部大舉荒政先後發廩二十四萬餘石賑饑民二十
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又奏行吏民八事兩府軍
民深德之還朝轉左侍郎帝方任錦衣門達達累數
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銜戒諸部毋觀望

避禍以故移部定罪者不至寃濫官刑部既失稽察
法比屬吏不敢欺而意主寬恕未嘗深文巧詆嘗與
瑄同佐刑部者安化孔文英起家進士初以御史按
黃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文英皆白其誣獨械首
從二人赴京師論罪與瑄並稱長者瑄性恬靜不急
榮利歷成化改元為侍郎十六年矣始遷右都御史
督理南京糧儲至則捕作奸者數革懲以重法宿弊
為清明年鳳陽淮安徐州饑以瑄言發粟四十萬石
賑貸久之遷南京刑部尚書下令諸司事非須勘者
毋出五日獄無滯囚嘗暑疾悉縱遣輕繫者云召然

即來因歡呼而去竟無違令者為尚書九載屢疏乞
休久之乃得請故鄉無田園遂卜居南京卒贈太
少保謚莊懿長子經尚書自有傳次子紘成化中進
士為南京吏科給事中十七年四月以災異偕同官
劾南京侍郎劉俊馬顯李本等六人二十年又以地
震請黜兩京大臣不職者弘治元年閏正月南京雷
電交作大雷連朝紘以為陽失節而陰太盛乃疏言
高皇帝貽謀家法著在祖訓首章之要曰人之奸良
用難測識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悞
國自此始持守之要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當施

行一人偏辭未可輒信或燕閒之際一人私言尤宜
審察陛下試思所以察奸良謹持守者果有合於祖
訓懃慎國之要曰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閉而通
下情御內官之要曰內監各有職司不過供飲食具
器用毋干他事陛下試思所以慎國政御內官者果
不違於祖訓與且元首股肱本為一體今軒墀之間
邀若秦越朝對之頃常不踰時常恭僅舉舊儀而奏
止及細事其得奉清燕侍左右委寄腹心謀議惇謹
不過近習便佞而已竊聞祖宗之時或召對便殿恭
容賜坐或同游內苑相與賦詩陛下何不倣而行送

萬幾之暇，令大匡侍從，更著上直，咨訪時政，與之議，決不惟無偏聽，專蔽之患。舉群臣心術，不能逃于睿照矣。其秋，復以災異請修省，求言。帝並嘉納。未幾，與御史張昂、閔軍為中官蔣忠誣奏，貶南京光祿署丞。仕終山東叅議。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有能聲。景泰時，賜勅為吉安知府。俗尚巫，迎神無休日。瑄禁之，未已。一日，遇諸途，叱投像水中。罪首事者，無何瑄透危疾，父老，皆言神為祟。請復之。瑄怒，不許。疾亦逸。愈歲大饑，陳牒上官，不俟報，輒發廩賑。

貸府多奸豪竄訟難治瑄折獄懲奸既明且斷吏民
懾服居八年用薦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流賊莫文
章等越境陷連山瑄督將士擊斬之又破威陽江賊
周公輔新興賊鄧季保等既而大藤峽賊頻陷屬邑
瑄坐停俸成化初韓雍平賊錄瑄轉餉勞賜銀幣給
俸如初瑄勤于恤民按行所部督建預備倉六十二
修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增築湖廣新會諸城垣一十
二民德瑄惟恐其去既轉左布政使會滿九載當赴
京軍民相率乞留巡撫陳濂等為之請乃仍故任公
年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討滅山賊林奇六親

懷三等福安壽寧諸縣地隣江浙賊首葉旺葉春等
負險嘯聚琿捕誅之餘盡解散朝廷以為能降勅獎
勞十年改撫河南會大饑發廩勸分貧民獲濟趙王
見滯與南樂王祁鈺臨漳王祁登湯陰王祁錡皆淫
虐無道為州縣害瑄悉舉發革冠服停祿有差人心
快之議事入都陳撫流民振滯才十八事所司多議
行焉十三年黃河水溢沒民田廬瑄請賑恤且移王
府祿米於他所留應輸榆林餉濟荒石取直八錢輸
榆林民大稱便還理院事尋遷南京刑部侍郎久之
進尚書瑄性恬靜居官務守故事晚節衰老政頗寬

維二十年星變見劾為帝所留居三年科道正質陳
寃復劾之遂落職孝宗立復官致仕

潘榮字尊用龍溪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奉命攝師廣
東還除吏科給事中景泰初疏論停起復抑奔競數
事帝納之尋進右給事中四年九月上言致治之要
莫切于納諫比以言者觸忤聖意諭禮部凡遇建言
務要審察或假以報復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喪
氣以言為諱即國家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
慝何由而知况今巨寇陸梁塞上多事求言圖治正
在斯時未可反塞言者路也望明詔臺諫知無不當

依阿緘默者治其失職罪并勅開部大臣勿搜求恭
款虧傷治體疏入報聞天順中使琉球還還都給事
申成化六年三月偕同官上言近兩雪愆期災異迭
見陛下降詔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是宜上天
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沴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
道有所未盡與夫人君一身動與天準欲應之以實
在乎數天盡其道不在齋戒祈禱而已凡政令乖宜
下民失所非敬天也爵濫施于賤工賞妄及于非分
非敬天也願陛下于前數者時加省察日御便殿召
臺諫極陳缺失而蒼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貴妃專

寵羣小黃緣進寶玩官賞冗濫故榮等懇言之帝不
能用也榮性恬淡為給事二十餘年不調不以屑意
是年始遷南京太常少卿又七年擢南京戶部右侍
郎尋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出納惟謹積奇
羨數萬石以備荒十七年召為戶部左侍郎尋署部
事英國公張懋等四十三人自陳先世以大勳錫爵
子孫承繼所司輒減歲祿非祖宗報功之意請復其
數榮等言爵祿天子之大權今懋等於無事時妄請
增祿若有功之日何以勸賞况頻年水旱國用未充
所請不宜許事乃寢中官趙陽等奏乞兩淮鹽十萬

引帝已許之。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詔旨，而陽等敢違犯，宜正其罪。」帝是榮言為切。賈陽等未幾，南京戶部尚書黃錫罷，以榮代之。榮謹厚，能職守。為尚書三載，遇孝宗嗣位，謝政歸。賜月廩歲夫，如制。久之卒，贈太子少保。錫字叔高，侯官人。由進士授御史。正統四年，出按貴州。時羣苗盡叛，道路梗塞，靖遠伯朱驥等自麓川還師，無紀律。苗賊襲其後，官軍大敗。由是賊勢益熾，錫率孤軍赴平越，遇賊失利，幾死。夜跳身入城，賊遂圍之。議者欲棄城出走，錫曰：「平越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偕諸將固守，密疏置

竹筒中募土人間行乞援于朝且勅驤等從師狀景
帝為改命保定伯梁珪等合四川湖廣軍救之圍始
解時城被困已九月食盡掘草根煮弩鏝而食之死
者相枕籍然城卒全錫功為多從留按一年久之遷
廣東僉事改浙江成化初以大臣會荐擢廣東左叅
政高雷廉三府負海多盜錫討平之再遷廣西左布
政使八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歷吏部左
右侍郎十六年拜南京戶部尚書錫有才識敏吏事
時論稱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四年進士為黟縣知縣

有患政擢御史疏陳時弊八事父艱歸景帝即位詔
科道憂居者悉起復拱辰至屢疏請簡將帥修德弭
災多見採納出為貴州左叅政行部按莊衛至白水
堡犯堦頭目沈時保素梗化至是出謁大言所部多
豪惡願得一疏令為約束拱辰厲聲叱之曰但斬爾
頭籍爾財此即疏令也時保股栗不敢仰視衆為請
命乃已還以告總兵官方瑛遣將往禽之一方遂寧
過赤水衛女土官奢貴驕悍戒戢之至畢節平宣慰
龍富亂威行遠徼毋憂去巡按御史伍會星追劾其
受賂事下浙江按臣執訊事白調廣東歷廣西四川

左右布政使皆有平寇功成化八年拜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改南京兵部侍郎時儲位久虛與尚書崔恭等疏請冊立言甚激切復改南京左副都御史總理糧儲二十年就進工部尚書節財省事人皆便之久之以年至乞歸拱辰歷官務興民利性恭儉仕宦五十年非大節慶不衣緋纈非賓祭無兼饌先世室廬無所增飾弘治中巡按御史陳銓言拱辰退守十餘年生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異禮以勵臣節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正德初年九十遣行人存問齎綵幣羊酒加賜廩隸又三年卒贈太子少

傅謹莊懿

懿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嘗督天津諸衛軍採草奏減新增額三十五萬束蘇松諸府改折銀為豪猾所侵者七十餘萬兩俊奉命往督不數月畢輸尚書金濂以為能俾典諸曹章奏歷郎中天順五年兩廣用兵俊督餉時州縣殘破帑藏殫虛俊多方區畫弛鹽商越境禁令引加米二斗軍以無乏母喪不聽歸明年鑿平始遷初俊為主事奔父喪賻者皆却之至是文武將吏饋金為賄亦不納成化初擢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

拜戶部右侍郎後練習錢穀屬四方災傷遣鎮總劄
餉奏請還至後計度裁決曲折咸當尚書楊鼎深倚
之六年京師大饑先後發太倉粟八十萬石平糶石
為值六錢豪猾乘時射利俊請糶以升斗為率過一
石勿與饑民獲濟尋議用兵河套勅俊馳赴河南山
西陝西會巡撫諸臣規畫芻餉發帑金二十萬助之
俊以邊庾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
發金于內地市易修西安鞏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
還朝進俸一級歷吏部左右侍郎三品九載滿拜南
京戶部尚書十五年改兵部叅贊機務先是叅贊之

任不專屬兵部自薛遠後繼以俊遂為定制久之復
統政吏部二十一年星變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如
曲藝邪術傳奉得官南京龍江大勝榷閘內侍各增
六七人皇城諸門至十餘人內府九庫庫至十三四
人兩京私觀寺觀視舊數倍咸請賜額中官梁方乞
淮鹽五萬引令私人未傳橫支州縣大擾妖僧繼曉
以蠱惑拜國師員外郎林俊直言貶秩皆極論及之
帝多採用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明年乞致仕
詔加太子少保賜勅馳傳還卒謚康懿俊屬清節持
端嚴難責服御如寒士歷官兩都誠心體國識大體

負德望稱一時名臣

論曰天順間李賢柄政帝每進退大臣必與商略以故六卿濟濟備一時之選成化中李革勢浸殊矣然三事大夫恪恭其職者兩都多有自陸王而下得十有二人不可以無紀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十

程

信子敏政

白

圭子敏

項

忠

韓雍

余子俊

阮

勤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其先洪武中謫戍河間因家焉
信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帝嗣位薦起
除名少卿薛瑄等三人也先犯京師信與王通楊善
同督軍守禦賊退上言兵備五事景泰元年奉使四
川還請賑饑輔饑民復河間府學官生徒因用兵罷
遣者皆報可進左給事中明年以天變上中興固本
十事首以敬天為言請帝敦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三

年出為山東右叅政督餉遼東巡撫寇深奏盜糧一
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視舊加大屬信鈞考信立取
碎之曰彼真盜耶死固當余何為此斛納人于死深
由是不悅尋以憂去六年起故官四川理松潘餉借
侍却羅綺破黑虎諸寨番賊天順初錄景泰間進言
者信時入賀擢太僕卿時京衛馬多耗信定期徵之
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等庇諸武臣言於帝請改
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令人知若改隸
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脫有警而馬不給誰任其
弊事乃止明年改左僉都御史巡撫遼寧建州董山

潛謁朝鮮王受中樞院使制信廉得其剽辭奏請先
發以伐其謀帝遣使詰之匿不肯承使署示之制辭
皆驚愕乞貢馬謝罪謀遂解三年僉事胡濙發都指
揮夏霖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指揮門達言信
不當代奏帝責令陳狀信疏辨而寇深方掌都察院
修前卻遂劾信不輸罪徵下詔獄謫降南京太僕少
卿五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久之以母憂歸成化元年起
復淮兵部辭疏不許尋轉左時四川戎縣山都掌蠻
叛三年攻陷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以襄
城伯李瑾充總兵官太監劉恒為監督而進信尚書

提督軍務信等抵承寧分道並進所向克捷又討平
九姓土獠積年巨寇皆盡帝悅降璽書嘉勞語詳瑾
傳錄功進兼大理寺卿與白圭同派兵部言官劾信
上首功不實信四疏乞休不許信志欲有為而沮于
圭不得遲六年春早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
宜申理者五語多侵圭圭奏寢之改南京兵部奏贊
機務應城伯孫繼先有罪下信等治或欲寬之信不
可繼先坐免黨與皆遣戍八年星變與文武大臣合
疏陳十餘事帝多採納惟請召還給事中王徽等罪
不行十一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信性豪放

強慢好勝所至與人忤然有才力識大體征南蠻時
許便宜從事迄班師未嘗擅賞錢一人何利賞人主
大柄不得已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輒自專非人臣
宜在南京守備臣欲預錢穀訟獄事信曰守備重臣
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職也論者趨之于敏政字
克勤侍父官四川巡撫羅綺以神童薦英宗召試悅
之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學士李賢彭時呂原中
乞劉翊成就之請授賢尤愛重之以女妻焉成化二
年舉進士及第授編修歷左諭德直講東宮是時翰
林才學間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

純稱疎音各為一時魁孝宗嗣位以言僚恩擢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敏政名臣子才高負文學嘗
俯視其儕偶又頗嗜進取以此為人所疾弘治元年
冬御史王嵩等以兩災奏敏政惟簿不修請罷免塞
天變因勒致仕五年錦衣千戶葉通訴敏政及左庶
子張昇侍講學士焦芳皆以文學氣節為當路所不
容宜還其職詔復起之尋遷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
院事母喪除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入內閣典典
誥初有言其交通李廣者帝不問十二年與李東陽
至會試舉人徐經唐寅皆與敏政有素奇作文適與

試題令給事中筆彙遞劾敏政緊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母聞卷其所錄者全東陽會同考官繼校而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於是敏政累經寅俱下獄及置對敏政不服乃坐經營贖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點為吏敏政致仕而彙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時盛暑敏政出獄四日憤恚發癰卒或言敏政之獄由傅瀚欲奪其位故令彙上奏事秘彙能明也敏政後贈禮部尚書

白圭字宗玉南宮人正統七年進士除御史監朱勇輝討虜長峪有功出巡按山西辨疑獄百餘部檄朔

州課鈔蓋三分之二主疏爭獲三十畝一之舊無焉
陷土木主脫還景帝命往澤州募兵尋遷陝西按察
副使擢浙江布政使福建賊鄭懷冒流劫處州協諸
將平之歲饑奏蠲其賦天順二年貴州東苗千把豬
等聚衆僭號攻劫都勻諸處詔南和侯方瑛討之進
生右副都御史贊理軍務主以各種諸夷為東苗朋
黨先分兵勦之破百四十七砦遂會兵青崖連戰獲
賊四百七十餘砦千把緒勢從退據六美山緒將未
勝破禽之是徒也斬首獲生至一萬八千有奇諸苗
震恐全師而還尋以湖廣災就命主巡撫將勅督造

戰艦甚患衆議賦材於民去不可請於楚王以抽分
木代之四年召為兵部右侍郎李來寇嶺南去與都
御史王竑分兵巡邊去遇賊固原川擊敗之竑亦敗
賊紅崖子川詔書褒美遷進工部尚書成化元年荆
襄賊劉通等作亂勅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都督喜
信鮑政為左右叅將中官唐慎林賁奉監之而去
去督軍務於京軍及諸道兵會討通河南西華人縣
門有後挽重千斤通隻手舉之號千斤劉正統中倡
妖言潛之房縣謀亂至天順末有石龍號石和尚者
聚黨肆剽劫通遣子聰約龍舉事招集流民衆至四

蕭遠偽稱漢王改元德勝勢甚張明年三月李等軍
至南漳賊迎戰敗之俘斬千三百有奇乘勝逼襄棗
通懼奔壽陽謀走陝西去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大
市與其黨苗龍軍合閏月官軍敗賊於雁坪追至古
路山斬偽太子聰及其黨苗虎等百餘人賊退保後
巖山據險拒守下水石如雨諸軍四面合攻去住未
督戰甚力士皆攀緣緣而上呼聲震山谷賊遂大
敗禽通及其衆二千五百餘人斬首如之獲賊子女
萬一千有奇焚其廬舍夷險阻而還石龍興其黨割
張子等逸去特掠四川連陷巫山太昌去等分兵賊

之賊數敗勢窮劉長子縛龍以降餘寇悉平圭因奏
善後事宜悉報可遣父喪命歸葬畢即應禮事圭固
辭不許明年錄功加太子少保贈俸一級尋改兵部
尚書兼督十二團營六年圭以四方災傷而畿輔河
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久不置巡撫官請遣大臣巡
視問民疾苦旌廉黜貪以弭禍變帝稱善命圭偕吏
部推舉遂舉侍郎原傑等以聞帝即遣之時阿羅出
等駐牧河套陝西數被寇軍民交困圭言此由鎮巡
官偷肆宜按治於是延綏巡撫王銳鎮守太監秦剛
總兵官房能俱獲罪圭又議大舉搜河套乃發京兵

及他鎮兵合十萬屯延綏而以輸餉責河南山西陝西民不給則預征明年賦于是內地騷然而前後所遣三大將朱永趙輔劉聚皆畏怯不任戰卒以無功議者病馬九年丁繼母憂奪情如初辭不答明年卒官年五十六贈少傅謚恭敏去有器局歷官中外多勞勩性簡重公退即閉門卧請謁皆不得通故時有酣睡不事之謗有中貴欲以事屬不遂令邏卒偵察去聞召曹即令戒飭群吏而已終不細其請在貴州時有債中官虐欲刺之者悞入去所去擁護問之其久驚曰乃我公耶即自刎不殊仆於地去呼燭起視

傳以善藥達之人服其量次子鉞字東德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鉞習學典故以詞翰見稱為尚書時值劉瑾用事雖不能抗然亦不失節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裕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從英宗陷北庭令餉馬未間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謀報賊擄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戒諸將曰賊無擄家理勿妄殺已獲俘訊之果良民被掠者盡釋之明年從征灤水糧有功增俸一秩天

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歲饑發廩不待報毋憂歸部民
千餘人詣闕乞留詔起復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
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沘岷羗叛忠言羗
志在劫掠而已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便
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楊聲進討率降其衆而還
西安冰泉鹵不可飲為開龍首渠三十里又疏鄭白
二渠以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民祠祀
之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忠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
遛無一人當前去雖云才怯亦由委任難致然今天
將無生殺之權而敵能致其死命士卒畏敵而不畏

將以矣。故每戰無功，苟假之威，柄嚴退怯之誅，機
然知進則可生，退則必死，豈有胃必然者。死而不求
生，行一戰者哉。至廟堂舉將才，已踰一年，不聞有一
人應召者。豈獨無嫻習騎射、慄勇絕倫者哉。獨格于
陳，能答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求其善答策者，百不
能一二。奈何以責之武人耶。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
常，竟不能用。毛里拔冠延綏，詔忠偕彰武伯楊信樂
之，無功。明年信儀大舉，搜河套，勅忠提督軍務。忠方
赴延綏，而寇獲陷開州，深入靜寧、隆德、六州縣，大掠
而去矣。部再勅忠，帝將省之，搜套之師亦不出。又明

平君理院事四年滿俊及滿俊者亦名滿四其祖把
丹為元萬戶國初授千戶所部七百人散處開城諸
縣耕牧仍其故俗無科徭俊曠悍無賴聚眾七盤中
行劫監司遣其任指揮琇捕之俊遂殺其從者劫琇
與叛自稱招督王有眾數千都指揮邢端等遇之敗
績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太監劉祥總兵官都
督劉玉率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
陳价等卷軍夏兵三萬進討復大敗初賊無兵甲持
木棍開瓶建敗官軍多得軍械衆至二萬秦並張蘭
陳震為期獲餘盡兵忠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

足以滅賊今秋際早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
得遠遁且遣軍不能久留蓋兵不便從之從關大兵
至退保石城志遂與巡撫馬文昇分軍七道入抵石
城下與賊斬獲多伏羗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賊
火緝盡破之而毛忠忽中流矢死王亦被圍諸軍欲
退志斬一千戶以徇衆懼而止王亦得出乃列圍困
之適有星孛于北斗或言占在秦分不祥志曰昔李
晟封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出兵擾其城下且焚
其薪草賊馬死殆盡文升又絕其汲道賊益窘詐乞
降志怒督相見志偕劉王二騎赴之呼俊琦語良久

賊精卒數百遠城外又遣見延撫文升從數千騎往
叱散其卒賊所寃忠等折之今速降賊皆羅拜遂直
前扶璫以歸俊氣沮還堅壁不出城外濠深且十丈
不可渡時天寒恐冰合而北寇入犯賊突圍出與之
聯勢患益大乃用文升計縛木橋置諸濠人負土囊
填之進逼其城賊恟懼多出降者俊心腹楊虎狸夜
出汲被禽將斬伏地乞効死俊初專守城不親臨戰
志乃賜虎狸金鈎緹遣之使誘俊出戰已而俊果出
官軍俘北誘之來進仗兵禽馬石城賊蓋潰追而殲
之時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忠在行間大小三百餘戰

每戰親當矢石不少退文升勸忠持重忠慨然曰受
命討賊久無成功死固甘心衆咸嘆服石城者卽唐
吐蕃石堡城舊稱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山
上有石砦四面峭壁削立中鑿五石井貯水惟一徑
可緣而上故賊得據之為亂至是夾其險阻鑿石紀
功而還詣于固原西北西安廢城增設一衛留兵戍
之論功進右都御史與林聰協掌院事六年畿輔大
水忠奉命大發廩賑貸府縣積粟多者令減價糶之
又奏停諸府徵馬畿民獲濟初白圭既平劉通而流
貳屯黠如故通黨李原復糾衆作亂偽稱平王與王

洪王彪等肆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詔志總督軍
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志至襄陽見流民附賊
且百萬非兵威不能散遣而見力甚弱乃奏調永順
保靖土兵未至先分軍到山口要害多設旌旗鉦鼓
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流民扶老携幼出小晝夜不飽
明年三月降者已四十餘萬彪亦就擒時白圭為兵
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泰將王信軍綬因說信曰一
招而賊瓦解如是我輩何功欲沮敗其事遂縱流言
圭信之謂土兵宜毋調志疏爭之且劾綬罪帝為召
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四月兵大集合二十五萬分

八道逼之流民降者又數萬賊潛伏山岩伺間出劫
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遇之于竹山乘暴雨溪漲半
渡截擊之賊相枕藉溺溪中死遂禽原洪忠等復移
軍竹山捕搜餘孽復招出流民四五十萬斬首六百
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忠乃戶選一丁充
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於是民有洪武中占籍
者有司乘兵威一切驅逼不前卽草薶之僂仆滿山
谷其發戍者舟行多疫死棄屍江邊給事中梁璟因
勅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隨所在著籍
大數志所上功次前後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

史廕子授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劄列言
臣新保首惡今諸臣皆言良家子不知前屢奏獨
假者為誰且主亦嘗身任其事矣濫殺至數十萬人
今日之舉又主之道也昔馬援嘗以蒙誇鄧艾樞車
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
使臣為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忠復列上善後十事
悉允行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院事十年拜刑部尚
書明年代主為兵部時汪直開西廠志橫忠亦屢遭
辱侮不能堪會大學士高幹等具疏劾直忠亦偁此
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

設直以吳綬為驍心綬扶前憾伺志益急志不自安
乞歸攝疾未行而綬曠偵事者誣忠受司禮太監黃
賜請屬用劉江為江西都指揮使給事中郭鏞御史
馮賈等亦交章劾忠詞達其子經及興寧伯李震彰
武伯楊信等十三人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鞠忠抗辨
不少在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直者竟斥為民賜
興震等亦得罪朝野皆不平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
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
謚襄毅忠徇僕多大畧練戎務強直不阿敏于政事故
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

秦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年二十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見稱出巡河道東昌通判傳寬為副使王裕所點許祿受賕下雍及巡按御史計澄治之澄與裕同鄉嘗薦裕乘雍未至先按問白裕無罪雍怒劾之兩人皆下詔獄澄坐謫官裕落職已巡按江西踰屬風發辨疑獄鋤奸豪糾點貪墨吏五十人入廬陵秦和歲饑盜起設伏捕誅之巡撫侍郎楊寧見報自失曰韓御史年少而老于吏雖百寧何可當由是益得發舒鄧茂七反巡按福建御史江澄膝

隣境會討俄以賊議降止兵勿進雍曰賊多詐果降
退師未晚也趣進兵賊果復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
益服雍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居半歲大學士陳循
薦為右僉都御史代寧巡撫江西明年吉安諸府旱
禾新地裂雍撫循軍民蠲除糧稅既而安福亦地裂
雍引罪乞罷不許七年南昌等十府大旱復請免秋
糧二百三十二萬餘石以宋文天祥謝枋得未有謚
請于朝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時雍年甫及三十
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為後法天順初罷天
下巡撫官改雍山西副使寧王劾其擅乘肩輿諸事

下獄奪官二年起大理少卿尋復為右僉都御史佐
寇深理院事深剛愎用法深獨心敬雍囚二人有寃
狀雍強深鞠之脫其死石亨既誅錦衣指揮劉敬坐
嘗邀亨飯耳所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者謂
阿比亂朝政也今以一飯當之豈律意哉且亨盛時
大臣固有朝夕趨門為宴會歡洽者今不坐獨坐敬
何也深嘆服出之遣母憂起復四年巡撫宣府大同
召見文華殿賜勞而遣之雍悉心振刷造備大飭議
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為兵部右侍郎憲宗立坐學士
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時廣西徭獍為寇流剽至廣

東殘破府縣殆遍道路斷絕村落丘墟廣州城門盡
闕巡按御史王朝遠告急成化元年大發兵拜都督
趙輔為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討之兵部
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者乃改
雍左僉都御史督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
畧先是編修丘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
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跡其
采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至
是諸將多主其說請令游擊將軍和勇率騎趨廣東
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

而所至與戰是自敵也今賊據大藤峽而以修仁荔
浦為羽翼計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大軍直搗其巢
勢無不克巢既傾餘自迎刃解耳何煩追逸舍此不
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噬
之也衆曰善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等
遂倍道馳全州遇陽洞苗賊掠興安進擊破之軍聲
大震既至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于軍
將士股栗乃督兵十萬分五道先破修仁城竊
進至力山禽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
定十月至潯州延問父老亦言峽天險不可攻宜以

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餘里安能困之兵分則力弱
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
有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曰小民苦賊久矣願為
嚮道雍見即罵曰賊敢絀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錯愕既縛而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乃悉走解剝
腸胃分桂林等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曰韓公真天神
也雍下令分總兵官歐信等兵為五哨自袁州武宣
攻其北身與輔都指揮白金等兵為八哨自桂平平
南攻其南叅將孫震等二軍從水路入而別遣裨將
分兵守諸隘口賊魁倭大狗等大懼先移其累重于

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山南多置深水礮石鏃槍藥弩以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齊進號令嚴明將士無不踴躍遂擁圍牌登山屢戰連破石門林洞沙田古營諸寨縱火焚其廬舍積聚賊皆奔潰於是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旅拒雍等設計誘賊發矢石度且盡躬督諸軍緣木扳藤而上別遣壯士從間道直上山頂舉砲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禽火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斃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崖間雍乃奔

斷之名為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薊蘇
陽江洛容博白次茅甘定帝大喜賜勅嘉勞召輔等
還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
以省餽餉而道蘇侯鄭昂等遂乘虛陷梧州及洛容
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
賊所在蜂起思恩潯州賓州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
廣東欽化二州賴雍兵鋒銳皆應時破珍四年春雍
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命陳濂
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尋以憂歸明年
滿廣盜復起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

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
匝月未決以此賊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
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為請乃罷兩巡撫而
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雍遣叅將張奇游擊馮
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峇蠻及諸小寨種出掠州縣
者皆摧破之蠻兵素憚雍威名寇盜益希九年柳濤
諸蠻復叛叅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兵賊突
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
素憾雍抑已因訐雍且言其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
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何軍副使張敬

邲雍素輕已遂共醞釀成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
竟命致仕去邲洞達開爽有雄畧善斷勅中事機每
戰常躬親矢石不日瞬他日與僚屬論兵轅門提傳
入雍手斬數人探心腦噉之至盡見者莫不失色雍
談笑自若旬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
數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繩柙無所假貸即兩地鎮
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惟疾惡大嚴誅戮過
差又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
謗議亦易起然為中官請訖以罷公論皆不平兩廣
不懲雍功尤惜其去為立祠祀馮家居五年卒年五

十七正德間謚襄毅初以軍功予一子錦衣百戶雍
以授其弟睦至是錄一子國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舉景泰
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五年冬上言光祿供億官吏
屬夫侵盜不貸寺觀齋醮所費無紀僧道賞賚動以
萬計一醮既竣主之者或遂至富此何可不節也不
然倘國家意外有急豈修齋誦經所能免哉帝頗納
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為西安知府歲
饑發庫十萬石賑貸復區畫償之官不損而民濟咸
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推者知府凡十人而子俊為首

都御史林聰荐為陝西右叅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轉浙江布政司甫平歲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王銳為巡撫請沿邊築塼堡為久遠計工未興而銳罷至是子俊復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以故賊屢來犯獲邊人為導知河套所在入屯畜牧自此寇顧居內我反屯外宿留重兵所費鉅萬猶未寧甚莫若于沿邊築塼置立堡砦令舊界石所在多高山斗屋依山形隨地勢或剝削或壘築或挑塹緯引相接以成邊塼於計為便兵部尚書白圭以陝西民困募綾枝既而寇入孤山堡獲犯榆林先後與朱

永許寧孽賊之是時賊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
功八年秋于俊復言今因征套延綏屯士馬八萬易
芟之供遠煩內地若今冬賊不比去又須格米歲軍
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並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
萬每人運米並不過六斗草不過四束應用四百七
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
不思變計臣前請築墻建堡詔令事寧舉行請于明
年春夏賊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
期兩月畢事既至兵部猶持前議阻之帝不從命于
俊遂舉于俊先用軍功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

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時賊以搗巢故遠徙不敢
獲居套內地稍息于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
營西起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或鑿崖築牆掘
塹其下連續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岩為巡警之
所又于崖岩空處築牆垣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
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造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岩八
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軍
屯壑歲得糧六萬石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
以母老乞歸帝方任子俊慰勞未許初延綏鎮治在
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每輕騎入掠比鎮

兵覺而追之已不及故往往得利去自予俊徙鎮榆
林增衛蓋兵拓城置戍攻守器詳具遂為重鎮寇抄
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明年移巡撫陝西先是予俊
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渠引城西滿河入
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乃于城西北開渠
洩水使經漢古城達于渭公私益便疏為余公渠又
于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
以便行旅學校公署記者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
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戍戍者六千有奇就
以戍本土十三年岷州果林寇為寇于俊潛師直抵

其所倚山設伏。羗覺而遁。伏兵起追之。羗大潰斬首
一百七十。璽書獎勞。召為兵部尚書。奏上申明條例
十事。又列上軍功賞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首
卜刺浪欲奪思洪發貢掌地。設詞請于朝。于俊言不
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陳儼等言播州苗賊竊發。
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貴州兵會勦。于俊曰。
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養寢其事。初遼東
巡撫陳鉞掩殺貢夷于俊極論其罪。鉞懼諂事汪直。
請發兵征建州。于俊復持不可。帝不從。竟遣直往。後
鉞為御史強珍劾于俊。助珍言鉞屢犯死罪不宜

再縱帝方以直教衛錢置不罪而錢多方構子俊于
直必欲害之子俊亦自危會母憂歸乃得免初子俊
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賊騎長驅牆未必可恃
至十八年賊擁眾入犯諸將許爭等逐之賊托于場
整散漫不得出遂至大奴由是邊人蓋思子俊功服
闕召拜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
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
變陳時弊八事帝多採納未幾復出行遣先是子俊
巡歷宣大以延綏邊牆獲利請以其法行之兩鎮因
歲獻而止至是銳氣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沿而執黃

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埽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于俊又欲責成於邊臣而已不覩其事由是謗議紛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無何延綏鎮守中官韋故凌侮巡撫呂塞總兵官岳嵩日構私怨于俊恐悞邊計請調之帝為調致于寧夏故怒遣使賄其同類譖于俊假修邊多所侵耗帝疑之會于俊上兩年軍費數帝遂詰責劾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祥往勘

故又劾子俊以私情調副總兵周璽總兵周玉以私
恩保舉總兵岳嵩帝下兵部核及侍部阮勤等具引
成案言事非由子俊帝怒責讓勤等命謙等并按問
而戶科都給事中劉昂御史朱欽等復交章劾子俊
當是時中朝多欲傾子俊者子俊危甚賴謙等平情
按之還奏易置將帥如勤等言所費無私故然為銀
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
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
兵部缺尚書帝悟子俊無罪復召任之仍加太子太
保尊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厚弘治元年疏陳

四事已又上達。帝多允行。后父張璠封壽寧伯。子俊以封爵太驟。上疏爭之。報聞。明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沉毅寡言。有偉畧。凡奏疏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為自全計耶。故榆林始事。怨讎紛起。子俊持之愈堅。竟以成功。為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令子真毋會試。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蔭子移。以廢弟子。襄後。家舉進士。終戶部員外。却實。就武蔭。為錦隊千戶。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勛。承業。皆進士。承

助翰林修撰承蓋雲而僉事阮勤字必成本交趾人
其父內徙占籍長子勤舉景泰末進士歷台州知府
循慎有惠政賜誥旌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嘗
築墩臺十四所治垣墼三十餘里歲饑奏免七府租
四十餘萬石民甚賴之入為侍郎調南京刑部鑿邦
人著聲中國者勤為最

論曰明白正統以來戎馬外江猛獮內煽紛然多事
矣且苗頑獷悍出沒箐篁崖壑間叛服靡常訖無寧
歲之數臣者入也効心替出也奏膚功詩所稱顯允
方叔文武吉甫斯美入與然幸臣宦暨往往從而斷

乾之即功成之。諉橫生黑白顛倒勞臣義士每
扼腕而長歎。聖人有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
哉。